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蘇軾詩集

五册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蘇軾詩集

第五冊

〔清〕王文誥輯註

孔凡禮點校

蘇軾詩集卷二十六

古今體詩四十八首

【誥案】起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復朝奉郎，起知登州軍州事，八月過揚州，十月抵登州任，詔以禮部郎中召還，十一月過齊州，十二月抵禮部郎中任，遷起居舍人作。考《宋史·職官志》：朝奉郎，正七品；禮部郎中，起居舍人，皆重六品；騎都尉，從五品。公乞常州居住，表銜位有騎都尉，是官與職皆奪而封賜猶存也。墓誌、本傳並載明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，卽改賜銀緋，與所任官品不符。此蓋當日於敍官之外，又必別有因依，今則不可盡通其故矣。

次韻許遵

〔查註〕許仲塗，名遵。先生有《次韻滕元發、許仲塗》詩，見上卷。時許方知潤州。今此詩，意仲塗自潤罷官住金陵，有詩寄先生，復次韻送之也。〔合註〕《宋史》及《東都事略》：許遵知潤州，又請提舉崇福宮，尋致仕。今詩中有「道裝」字，又用疏廣事，當是已請官觀，并已致仕，或僑寓金陵，故以長干寺爲言耳。【誥案】詩意乃送許遵罷潤州赴金陵也，「一」，故有「挽隍」、「供帳」二句，如去後寄和，卽無此二句矣。餘皆設想語。二註泥看，故誤。

蒜山渡口挽歸艎，〔查註〕陸游《南唐書·馬仁裕傳》：初給使烈祖，署爲右職。烈祖鎮潤州，仁裕監蒜山渡。道聞朱瑾之亂，馳入白之，烈祖即日渡江定亂。按《太平寰宇記》，卽京口渡也。朱雀橋邊看道裝。〔王註次公曰〕朱雀橋在

江寧府，晉之建康也。劉禹錫詩：朱雀橋邊野草花，烏衣巷口夕陽斜。〔查註〕《晉書》：成帝沿淮設航二十有四，有青溪、

朱雀、竹格、驃騎、丹陽等名。按《晉書》：孝武帝建朱雀門，上作兩銅雀，故朱雀航以之得名，謂正當門處。王敦作亂，溫嶠令焚航，始用杜預浮橋法代之。按今鎮淮橋，在聚寶門內，乃朱雀橋舊址。供帳已應煩百兩，〔王註〕《漢書·疏廣

傳》：受乞骸骨，上許之。公卿大夫，故人邑子，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，送者車數百兩。〔合註〕《漢書註》：供，音居供反。

張，音行亮反。擊鮮毋久溷諸郎。〔王註〕《前漢書》：陸賈出橐金，分其子，謂曰：「與汝約：過汝，汝給人馬酒食，極

欲，十日而更。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，率不過再過，數擊鮮，毋久溷汝爲也。」問禪時到長干寺，〔王註次公曰〕長干

里，在建康。李白《古樂府》有《長干行》二首。其一云，同居長干里，兩小無嫌猜。其二云，嫁與長干人，沙頭候風色。

〔查註〕《梁京寺記》：建康南五里，有大長干，有小長干，東長干，並是地名也。梁武帝初起長干寺。載酒閑過綠野

堂。〔王註續曰〕《唐書》：裴度請老，治第東都，作別墅，具煖館涼臺，號綠野堂。野服蕭散，與白居易、劉禹錫爲文章，把

酒窮晝夜，不問人間事。〔次公曰〕時王介甫閑居，故以綠野堂比之。此味只憂兒輩覺，逢人休道北窗涼。

溪陰堂

〔查註〕《高齋詩話》云：東坡《過真州范氏溪堂》詩，蓋用老杜「兩箇黃鸝鳴翠柳」一首詩意也。據此，則溪陰堂當在真州。但與過真州時景物不合，姑仍施編。【詰案】公以六月起知文登，時家

累尚寄真州，復往般挈而去，此作詩之時也。原編並誤，今改編於此。

白水滿時雙鷺下，綠槐高處一蟬吟。〔合註〕《能改齋漫錄》云：唐李端《茂陵山行陪韋金部》詩：盤雲雙鶴下，隔水一蟬鳴。東坡本此。【誥案】此類偶同甚多，作者多不自覺也，合註非是。酒醒門外三竿日，卧看溪南十畝陰。【誥案】此名作也，足與李、杜齊驅。使非考出真州寄居之事，則詩話雖有着落，而與本集過真時地不符，究屬疑事。茲則不惟詩話可信，且見本案亦有以發明之也。

送穆越州〔三〕

〔合註〕穆珣曾提點梓州路刑獄，見《續通鑑長編》元豐元年七月。故先生詩有「舊政猶傳蜀父老」之句。又文集有《穆珣知廬州敕》，當在知越州之後矣。

江海相忘〔三〕十五年，羨公〔四〕松柏蔚蒼顏。四朝耆舊冰霜後，〔王註次公曰〕穆越州名珣，字東美。而詩云「四朝耆舊」，豈以其嘗歷仕四朝故邪？〔合註〕其時哲宗已卽位，合新君言之，上遡仁宗，正四朝也。【誥案】紀昀曰：生於真宗年間，故曰四朝耆舊，不必定仕而後謂之耆舊也。《益都耆舊傳》、《襄陽耆舊傳》等書所載，不皆仕宦。兩郡風流水石間。〔王註次公曰〕兩郡言其前在蜀中，今又爲越州，所領皆山水郡也。舊政猶傳蜀父老，先聲已振越溪山。罇前俱是蓬萊守，〔王註次公曰〕穆既守越，而先生將守登。元微之守越，以《州宅誇白樂天》詩云：我是玉皇香案吏，謫居猶得在蓬萊。今越州有蓬萊閣，及以酒名也。登州有萊山倚郭，乃蓬萊縣。故越、登皆可稱蓬萊守。〔邵註〕登州亦有蓬萊閣，公是詩已聞新命，故云。【誥案】已聞新命，當註入前卷《次韻答賈耘老》詩中。莫放高樓雪月〔五〕閑。

小飲公瑾舟中

【誥案】此詩施編不載，查註從外集補編。

青泥赤日午相烘，〔馮註〕庚子山《哀江南賦》：關上泥青。《說文》：烘，爇也。《詩·小雅·白華》曰：叩烘于煇。走訪〔七〕船窗柳影中。輟我東坡無限〔八〕睡，賞君〔九〕南浦不貲風。〔合註〕魏武帝《讓增封表》：臣受不貲之分。坐觀邸報談迂叟，閑說滁山憶醉翁。〔公自註〕鄧，滁人也。是日坐中觀邸報云：迂叟已押入門下省〔一〇〕。〔王註續曰〕迂叟，司馬君實。醉翁，歐陽永叔。〔查註〕宋制：兩府有除拜未受命，先押入，以示不準辭免之意。《司馬溫公行狀》：哲宗卽位，詔除公知陳州，過關入見，至，則拜門下侍郎。以《宰輔編年錄》考之，元豐八年五月事；先生是時，亦起知登州，途中聞司馬人相之命，故自註云云。此去〔二〕澄江三萬頃，只應〔三〕明月照還空。

金山妙高臺

〔查註〕《京口三山志》：金山初名浮玉山，亦名伏牛山，山之東有善財石，野鶴多棲其上，有臺曰妙高。【誥案】紀昀曰：雖不深厚，而頗爲姿逸。

我欲乘飛車〔三〕，〔王註〕《帝王世紀》曰：奇肱民能爲飛車，從風遠行。湯時，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，湯破其車，以示民。十年，東風至，乃復作車遣歸之。其地去玉門四萬里。〔仔曰〕韓退之詩：誰能駕飛車，相從觀海外。東訪赤松子〔四〕。〔合註〕王本續註引師古曰：赤松子，黃帝時爲雨師。考《漢書註》，作神農。蓬萊不可到，弱水三萬里。〔王註〕《史記》：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諸仙人及不死之藥，皆在焉。未至，望之如雲。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臨之，風

輒引去，終莫能至。〔援曰〕《神仙傳》：謝自然泛海求蓬萊，一道士謂曰：「蓬萊隔弱水三萬里，非飛仙不可到。」不如金山去，清風半帆耳。〔合註〕許渾詩：半帆斜日一江風。中有妙高臺，〔王註次公曰〕妙高臺之名，取《華嚴經》「德雲比丘，所居妙高峯」爲義也。雪峰自孤起。仰觀初無路，誰信平如砥。〔王註次公曰〕《詩》：小雅·大東：周道如砥。〔合註〕何焯曰：白樂天《遊悟真寺》詩：山下望山上，初疑不可攀。誰知中有路，盤折通巖顛。縮作二句更妙。陸魯望《縹緲峯》詩：頻攀峻過斗，未造平如砥。臺中老比丘，〔王註師曰〕謂了元長老也。碧眼照窗几。巉巖玉爲骨，凜凜霜入齒。機鋒不可觸，千偈如翻水。何須尋德雲，卽此比丘是。〔王註〕《華嚴經》云：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，而德雲比丘乃第一也。〔詰案〕此以德雲比了元，當時並無德雲其人，後題廣州靈洲山詩，所謂「前世德雲今我似，依稀猶記妙高臺」者，又借此詩爲金山舊事，皆寓言也。查註強以實之爲德雲乃靈洲山僧，而公乃是其後身，是全未讀此詩也。長生未暇〔二五〕學，請學〔二六〕長不死。〔王註次公曰〕長生謂學仙，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。〔查註〕稽康《養生論》：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，不死可以力致者。〔合註〕何焯曰：許渾詩：長生難學證無生。〔查註〕先生《與佛印尺牘》云：妙高詩，聊應命耳，今日過郡伯埭，自此人塵土狹狹之鄉矣。〔詰案〕過郡伯埭，乃作書之地也。查註既改置此詩於到揚之前，引此書而不載明其故，乃自亂其例也。

贈杜介并敘〔二七〕

〔合註〕《樂城集·贈別杜介》詩自註：幾先去年送子瞻至高郵。

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，杜幾先自浙東還，與余相遇於金山，話天台之異，以詩贈之。

我夢遊天台，橫空石橋小。〔查註〕《登真隱訣》註：天台山在桐柏山後，四明山東南。《啓蒙記》註云：去山不遠，

路經油溪，水深險清冷，前有石橋，今名相山，道書所謂玉堂。松風〔二〕吹茵露，〔王註次公曰〕茵，草上之露也。宋《永初山川記》曰：寧州瘴氣茵露，四時不絕。茵者，草名，其上露霑人之肉，卽潰爛。故鮑照有《苦熱行》云：瘴氣畫薰體，茵露夜霑衣。翠濕香嫋嫋。應真飛錫過，〔王註〕孫綽《遊天台賦》云：王喬控鶴以冲天，應真飛錫以躡虛。〔釋氏要覽〕云：昔高僧隱峯，游五臺，出淮西，擲錫飛空，而往西天。比丘行必持錫杖，持錫有二十五威儀，凡至室中，不得著地，必挂於壁牙。故釋子稱游行僧爲飛錫，安住僧爲挂錫。〔查註〕《晉書·釋道安傳》：應真之侶也。絕磻〔二〕度雲鳥。舉意欲從之，〔合註〕杜子美《鳳凰台》詩：舉意八極周。翛然已松杪。微言粲珠玉，未說意先了。覺來如墮空，〔查註〕《傳燈錄》：此身如墮空虛，眼前皆白。耿耿窗戶曉。羣生陷迷網，獨達從古少。杜叟子何人，長嘯萬物表。妻孥空四壁，振策念輕矯。〔王註〕孫綽賦云：被毛褐之森森，振金策之鈴鈴。註曰：金策，錫杖也。又云：晒夏蟲之疑冰，整輕翻而思矯。遂爲赤城遊，〔王註〕支遁《天台山銘序》云：往天台，當由赤城山爲道徑。孔靈符《會稽記》曰：赤城山，土色皆赤，狀似雲霞。〔查註〕《述異記》：赤城一峯，高三百丈，丹壁燦日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。山下有洞，在三十六小天數。赤城丹洞，周回三百里，上有玉清平天。飛步凌縹緲。問禪不歸舍，屢爲瓠壺繞。〔王註〕《倦遊錄》：金鑾長老問歐陽景，取書索米於玉泉長老。景授一絨及詩一絕云：金鑾來見玉泉書，金玉相逢賈倍珠。到了不干藤蔓事，壺蘆自去纏壺蘆。何人識此志，佛眼自照瞭〔三〕。我夢君見之，卓爾非魔媯。〔合註〕徐陵《諫仁山金法師書》：法師非是無智，遂爲愚者所迷，類似阿難，更爲魔之所媯。仙葩發茗椀〔三〕，剪刻分葵蓼。〔王註次公曰〕先生《十八羅漢頌》後跋云：軾家藏十六羅漢像，每設茶供，則化爲白乳，或凝爲雪花，桃李芍藥，僅可指名。〔合註〕《太平寰宇記》：瀑布山，天台別岫也。《神異記》云：虞洪入山採茗，遇一道士，曰：吾丹丘子也。聞子善具飲，山中有大茗，可以相給。因立奠祀，後常人山獲大茗

焉。故先生有此二句也。元微之詩：剪刻形雲片。從今更不出，閉戶閑騷裏〔三〕。時從佛頂巖，〔查註〕天台記：赤城西北至佛頂巖，梁僧定光，隱此三十年，人無知者。智顛至江陵，夢光引至山顛，曰：汝當住此。〕及顛至，佛隴光曰：金地吾已居之，汝宜往銀地。今有金地嶺、銀地嶺。馳下雙蓮沼。〔查註〕名勝志：過金地嶺，西北有寒風闕，由闕東上，爲華頂峯，乃山之第八重最高處。自下望之，若蓮華之萼。峯下數里有雙溪。上，天柱峯，轉左，上下有二池。

余將赴文登，過廣陵，而擇老移住石塔，相送竹西亭〔三〕下，留詩爲別

〔查註〕《文獻通考》：登州文登縣，有文登山。《齊乘》：春秋牟子國，後魏置東牟郡，唐武德中，以文登縣置登州。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八年五月戊戌，蘇軾復朝奉郎，知登州。又《周益公題跋》云：八月二十八日，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。《墨莊漫錄》云：東坡赴登經過揚州石塔寺，戒公來別，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。明日，坡作詩贈之。【誥案】此詩施編不載，查註從邵本補編。

竹西失却上方老，〔查註〕《盛儀》《維揚志》：上方禪智寺，在江都縣東，一名竹西寺，蜀井在內，卽隋故宮也。石塔還逢惠照師。〔查註〕《盛儀》《維揚志》：石塔寺，卽唐木蘭院。〔合註〕惠照自梁普通七年生，至唐元和十年，凡二百九十年，見《宣室志》。我亦化身東海去，〔馮註〕《釋論》：一覺性是法身，二覺相是報身，三覺用是化身。又：釋迦牟尼千百億化身。寶王云：法身如月之體，報身如月之光，應身如月之影。註：應身，卽化身也。姓名莫遣世人知。

贈葛葦^{〔四〕}

竹椽茅屋半摧傾，肯向蜂窠寄此生。〔王註次公曰〕「蜂窠寄此生」，不過言其所居窄小而懸露耳。先生又有詩曰：舉族長懸似細腰。」長恐波頭^{〔三五〕}卷室去，欲將船尾載君行。小詩試擬孟東野，大草閑臨張伯英。〔查開註〕按，須溪云：大草謂張帖，比他帖字大。消遣百年須底物，〔合註〕鄭谷詩：此際難消遣。故應憐我不歸耕。

贈王寂

與君暫別不須嗟，俯仰歸來鬢未華。記取江南烟雨裏，青山斷處是君家^{〔三六〕}。【語案】紀昀曰：偶作，嫵媚亦自宜人。

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，在邵伯堰^{〔三七〕}

〔王註次公曰〕邵伯堰，在揚州廣陵縣。本朝樂史《寰宇記》云：謝安所築。按《安傳》：及至新城，築埭於城北。後人追思之，名爲邵伯埭。〔查註〕盛儀《維揚志》：邵伯鎮，有斗野亭，以揚州分野屬斗也。考《山谷集》：外舅孫莘老守蘇州，留詩斗野亭，時元豐三年庚申也。《莘老集》世不傳，今從《淮海集》採出其詩云：淮海無林丘，曠澤千里平。一渠閒防溜，物色故不清。老僧喜穿築，

北戶延朱甍。簷楹斗杓落，簾幃河漢傾。平湖杳無涯，湛湛春波生。結纜嗟已晚，不見芙蓉城。尚想紫炎盤，明珠出新烹。平生有微尚，一舟聊寄行。遇勝輒偃蹇，霜須刷澄明。可待齒牙豁，歸與謝浮榮。〔合註〕莘老是時官京師，先生追次其韻，以寄子由。

落帆〔三〕謝公渚，〔王註〕《晉書》：阮裕赴山陵事畢，便還。諸人相與追之。至方山，不相及。劉惔歎曰：「我入東，正

當泊安石渚下耳，不敢近思曠傍。」日脚東西平。〔王註〕杜子美《羌村》詩：崢嶸赤城西，日脚下平地。孤亭得小憩，

暮景含餘清。〔王註〕《文選》謝靈運詩：密林含餘清，遠峯隱半規。坐待斗與牛，錯落挂南甍。〔合註〕王粲

《鶯賦》：春鳴翔於南甍。老僧如夙昔〔元〕，〔查註〕老僧名榮，斗野主人也。見《樂城集》和詩自註。一笑意已傾。

新詩出故人，舊事疑前生。〔王註續曰〕房瑄，開元中爲盧氏宰，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，入廢佛寺，鑿地，得甕中

所藏婁師德《與永禪師書》，笑曰：「頗憶此耶？」因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。〔合註〕見《白孔六帖》。吾生七往來，送老

海上城。〔語案〕元豐己未四月，公自徐移湖，已有「十年三往來」句。其四，己未八月赴臺獄。其五，甲子乞常至南都。

其六，乙丑自南都放還宜興。合此，起知文登爲七往來。詩之本意，言熙寧四年被出之後，至是己七往來於此，將送老於

海上也。與前之「功名真已矣」句，一線穿下。餘詳卷三十五《淮上早發》「默數淮中十往來」句下。逢人輒自哂，得

魚不忍烹。似聞續溪老，復作東都行。〔王註次公曰〕指言子由也。先生既自黃移汝，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

酒稅，移知歙之績溪。先生未至汝，繼得請歸常，尋又起知登州，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，亦須由邵伯堰至東

都，故於篇末及之。小詩如秋菊，艷艷霜中明。過此感我言，長篇發春榮。〔合註〕曹子建《與吳季重

書》：曄若春榮，瀏若清風。

送楊傑并敘

〔查註〕據《宋史》：楊傑字次公，無爲人。舉進士。元祐中，爲禮部員外郎，自號無爲子。《東都事略》：楊傑，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，一時禮文，傑與討論。〔王註堯卿曰〕元祐二年，高麗僧義天航海，問道至明州。《傳》云：義天棄王位出家，上疏，乞遍歷叢林，問法受道。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。所至吳中諸刹，皆迎餞如王臣禮。至金山，僧了元乃牀坐，受其大展。次公驚問其故。了元曰：「義天亦異國僧耳。叢林規繩如是，不可易。」朝廷聞之，以了元知大體。

無爲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，雞一鳴，見日出。又嘗以事過華山，重九日飲酒蓮華峰上。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。皆以王事，而從方外之樂，善哉未曾有也，作是詩以送之。

天門夜上賓出日，〔王註〕《太山記》云：太山盤道，屈曲而上，凡五十餘盤，經小天門、大天門，仰視天門，如穴中視天窗矣。自下至古封禪處，凡四十四山頂。西崑爲仙人石閣，東崑爲介丘，東南崑名日觀。雞一鳴時，見日始欲出，長三丈許。萬里紅波半天赤。歸來平地看跳丸，〔王註〕韓退之詩：日月如跳丸。一點黃金鑄秋橘。〔查註〕《抱朴子·微旨篇》：始青之下，日與月兩半，同昇合成。一出彼玉池，入金室，大如彈丸，黃如橘。太華峰頭作重九，〔查註〕《華岳志》：中峰曰蓮花峰，東峰曰仙人掌，西峰曰巨靈足，南峰曰落雁峰，西北曰毛女峰，東北曰雲臺峰。天風吹灑黃花酒。浩歌馳下腰帶鞞，〔王註續曰〕腰帶鞞，華山地名。〔查註〕陸游《感舊》詩：青城山裏屏風疊，太華

峰頭腰帶輕。醉舞崩崖一揮手。〔王註〕李白《寶中一割之別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》詩：因之出寥廓，揮手謝此世。【誥案】紀昀曰：筆墨恣橫。神遊八極萬緣虛，下視蚊雷隱污渠。〔合註〕韓退之詩：清溝映污渠。大
千一息八十返，笑厲東海騎鯨魚。〔王註次公曰〕《詩·邶風·匏有苦葉》：深則厲，淺則揭。厲，言涉之也。
《爾雅》：由帶以上爲厲。三韓王子西求法，〔王註續曰〕東夷，國名曰韓。韓有三種，曰馬韓、曰辰韓、曰弁韓，皆高麗也。〔查註〕《教苑遺事》：高麗，國名。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出家，名義天。元豐八年乙丑冬，航海至明州，上表，乞游中國，詔以楊傑館伴。所至二浙、淮南、京東諸路，迎餞如夏國禮，遍訪三學宗工。初抵鄞，師事明智，中立而友法隣，請跋教乘。造杭州，上天竺，以弟子禮事慈辯。過潤州金山，以禪規展拜佛印。鑿齒彌天兩勍敵。〔王註〕《晉書》：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。道安曰：彌天釋道安。鑿齒曰：四海習鑿齒。人以爲佳對。〔合註〕《左傳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勍敵之人。過江風急浪如山，寄語舟人好看客。〔王註〕《撫言》載：唐令狐楚鎮揚州，處士張祐常與狎宴。楚視祐，改令曰：「上水船，風又急，帆下人，須好立。」祐應聲曰：「下水船，船底破，好看客，莫倚柂。」【誥案】紀昀曰：結亦波峭。

楊康功有石，狀如醉道士，爲賦此詩

〔查註〕楊康功，華陰人。仕龍圖待制。本集《與康功尺牘》云：兩日大風，孤舟掀舞雪浪中，楊次公惠醞一壺，醉中與公作《醉道士石》詩，托楚守寄去。〔合註〕《蘇子容集·楊康公墓誌銘》云：諱景略。用祖偕廕，守將作監主簿。治平二年，擢進士第。元豐七年，避親嫌，知揚州，移蘇州，復徙維揚。元祐元年八月，卒。《續通鑑長編》載：元祐元年八月，知揚州楊景略卒。與《墓誌》同。先生作詩，康功知揚州時也。【誥案】時呂公著已自揚州召還，故景略自蘇徙揚，其到任亦不

久也。

楚山固多猿，青者黠而壽。化爲狂道士，山谷恣騰蹂。誤入華陽洞，竊飲〔三〕茅君酒。〔王註〕
〔仙經〕載：句曲山卽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，名曰華陽洞，大茅君之所治也。〔師曰〕茅山，在江寧府句容縣。君命囚巖
間，巖石爲械杻。松根絡其足，藤蔓縛其肘。蒼苔眯其目，叢棘哽其口。三年化爲石，〔王註〕
〔公曰〕語使〔衰弘〕之血，藏之三年，化爲碧也。堅瘦敵瓊玖。無復號雲聲，空餘舞杯手。〔王註〕
〔次公曰〕「號雲」以言猿，「舞杯」以言醉道士。〔合註〕「搜神記」：太康中，爲〔晉世寧〕之舞。其舞，仰手以執杯盤，而反覆之，歌曰：「晉世寧，舞杯盤。」樵夫見之笑，抱賣易升斗。〔合註〕「莊子·外物篇」：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。楊公海中仙，
〔合註〕康功曾使高麗，故稱爲海中仙。世俗那得友。海邊逢姑射，一笑微俯首。胡不載之歸，用此
頑且醜。求詩紀其異，本末得細剖。吾言豈妄云，得之亡是叟。〔王註〕「漢·司馬相如傳」：子虛，
虛言也。爲楚稱。烏有先生者，烏有此事也。爲齊難。亡是公者，亡是人也。欲明天子之義，故虛藉此三人爲辭。〔次公曰〕先生自言：以其石乃猿化，道士竊仙酒，而又化石，止設虛辭爲稱耳。〔查註〕「陵陽室中語」云：東坡作文，如天花變
現，初無根葉，不可揣測。如〔醉道士石〕詩，共二十八句，却二十六句假說，惟用二句收拾，此真千古絕調也。

追作《淮口遇風詩》，戲用其韻

我詩如病驥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敬簡王明府》詩：驥病思偏秣。又《第五弟豐獨在江左》云：草黃駢驥病。悲鳴向衰草。
有兒真驥子，〔王註〕續曰：杜子美子宗武，小名驥子。有《遣興》詩云：驥子好男兒。〔次公曰〕梁元帝《答齊國雙馬
書》：價匹龍媒，聲齊驥子。一噴羣馬倒。〔王註〕次公曰：《穆天子傳》曰：天子東游於黃澤，宿於曲洛，使宮樂謠曰：

黃之池，其馬歎沙，皇人威儀。黃之澤，其馬歎玉，皇人受穀。「歎」，即「噴」字。養氣勿吟哦，聲名忌太早。風濤借筆力，〔王註〕杜子美《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》詩：筆力破餘地。勢逐孤雲掃。何如陶家兒，遠舍覓梨棗。君看押強韻，〔王註〕王子韶《難跡集》：王筠，字元禮。爲詩能押強韻。已勝郊與島。〔王註〕孟郊、賈島也。

次韻送徐大正〔三〕

〔公自註〕嘗與余約，卜鄰於江淮間。將赴登州，同舟至山陽，以詩見送，留別〔三〕。

別時酒醜〔四〕照燈花，知我歸期漸有涯。去歲渡江萍似斗，〔王註〕《家語》：楚昭王渡江，江中有物大如斗，直觸王舟。舟人取之，王使使問於孔子。孔子曰：此爲萍實也。異時小兒謠曰：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甜如蜜。今年並海棗如瓜。〔王註〕《漢書》：李少君曰：「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食臣棗，大如瓜。」多情明月邀君共，無價青山爲我賒。〔王註〕謝惠連《月賦》：隔千里兮共明月。李白《送韓侍御之廣德令》詩：今宵黃酒與君傾，暫就東山賒月色。千首新詩一竿竹，不應空釣漢江槎。

次韻徐積

〔查註〕《東都事略》：徐積，字仲車，山陽人。少孤，事母至孝，四十不婚不仕。鄉人勉之就舉，遂偕母至京師。既登第，未調官而母卒，遂不復仕。監司上其行，以爲教授。久之，致仕歸山陽，於是始娶，後以壽終，諡曰節孝處士。王資深《仲車行狀》：父名石。神童出身，知融州羅城縣。羅

城君卒，先生始三歲。既冠後，從安定胡先生學。治平三年，登第，以耳疾不能從仕。元祐元年，就除揚州司戶參軍、楚州教授。則東坡與相見時，尚未授職，故有「中年隱槐市」之句。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八年六月，賜孝子徐積絹三十疋、米三十石。其爲參軍、教授，載於元祐元年四月。

殺雞未肯邀季路，裹飯先須問子來。〔查註〕韓退之《贈崔斯立》詩云：昔者十日雨，子來寒且飢。〔合註〕今本韓退之詩云：子桑苦寒飢。豈舊本有作「子來」者耶？但見中年隱槐市，〔王註〕《淮南子》云：槐市，學也。樹以青槐。又《三輔黃圖》云：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十區，爲會市，但列槐樹數百行。諸生朔望會此市，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，相與買賣。雍雍揖讓，論議樹下。豈知平日〔賦〕賦蘭臺。海山人夢方東去，風雨留人得暫陪。若說峨嵋〔眼〕眼前是，故鄉何處不堪回。〔合註〕先生自淮揚赴登，經由密、海二州，而小峨嵋在密，故云眼前是也。

元豐七年，有詔京東、淮南築高麗亭館，密、海二州，騷然有逃亡者。明年，軾過之，歎其壯麗，留一絕云

〔查註〕王溥《五代會要》：高麗，本扶餘之別種，都平壤城，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。前王姓高氏。晉天成四年，封權知國事王建爲高麗國王，自後有國者皆王氏。徐兢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：熙寧四年，高麗國王王徽，復修方貢，神宗嘉其忠蓋。元豐三年、四年，連使來朝。六年，徽卒。命楊景略爲祭奠使，錢勰爲弔慰使。七年七月，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。《宋史》：熙寧中，高麗遣使

言，欲遠契丹，乞改途由明州詣闕。郡縣供頓無舊準，頗擾民，詔立式頒下，費悉官給。本集論高麗進奉狀云：伏見熙寧以來，高麗人貢，至元豐末十六七年間，兩浙、淮南、京東三路，築城造船，建立亭館。所在騷然，公私告病。〔合註〕《續通鑑長編》：元豐七年三月，吳居厚言：板橋鎮乞厚築高垣，置關鎖，從之。餘可類推矣。

簷楹飛舞垣牆外，桑柘蕭條斤斧餘。盡賜昆邪作奴婢，〔王註〕《前漢·汲黯傳》：匈奴渾邪王來降，賈人與市者，坐當死五百餘人。黯人，請問，見高門，曰：「夫匈奴攻當路塞，絕和親，中國舉兵誅之，死傷不可勝計，而費以鉅百萬數。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，皆以爲奴婢，賜從軍死者家，鹵獲因以與之，以謝天下，塞百姓之心。今縱不能得匈奴之贏，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，臣竊爲陛下弗取也。」不知償得此人無？

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〔補〕

〔查註〕《唐書·地理志》：海州東海郡領縣四，懷仁其一也。《名勝志》：海州贛榆縣，舊名懷仁。《太平寰宇記》：大海在城東二十八里，南接胸山界，北接懷仁界。向來刻本俱譌作懷口，今從外集作懷仁。〔詰案〕此二詩，施編不載，查註從外集補編。

其一

尚父提封海岱間，〔馮註〕《詩·大雅·大明》：維師尚父。《史記》：海岱之間，斂袂而往朝，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。南征惟到穆陵關。〔馮註〕《左傳·僖公四年》：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。賜我先君履。東